

杨柳湾教案及义士阮德树

○英山 国峰

19世纪中叶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和炮舰叩开了中国大门，外国传教士便纷至沓来建堂布教，遍及城乡，就连僻处山陬的英山县也修建有7处教堂。其中建造于甲午（1894）年的杨柳湾意大利天主教堂之规模尤为可观。

这些碧眼金发的洋教士颇有绅士外表，他们胸挂十字架，满口仁慈

的上帝，实则极不安份，他们收租放贷，盘剥乡民，包揽词讼，蛮横霸道，一些土豪劣绅、地痞流氓也依附教会势力为非作歹，荼毒当地。不甘屈辱的炎黄儿女，面对侵略者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，他们逆朝廷而动，时起反抗，焚烧教堂，驱逐教士，全国当时发生的大小一千多起教案中，英山县杨柳湾教案就是一起惊天血案，为“扫清灭洋”而被洋人勾结官府杀害的义士阮德树，永远彪炳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内部压迫斗争的史册。

阮德树，字务滋，英山县陶家河人，以担货运输为业，兼作行医济世。他生性刚直具侠义之风，素极痛恨阿谀媚外的官府勾结洋教士欺压良善的丑行，发誓“扫清灭洋”。暗地里组织起数十人的“九公坛”在陶河南岳庵练兵习武，伺机举事。

光绪34年（1908）3月24日上午，杨柳湾教堂意大利传教士携一教民同骑高头大马，威风十足，放轡由缰，疾奔教堂，绊倒了正在道旁玩耍的一名九岁男童。小孩跳脚大喊：“铜马铃儿，铁马铃儿，马背上坐个杂种儿！”传教士不懂，问教民什么意思，教民加油添醋地解释一番，传教士冷笑着拨转马头，朝小孩挥手一鞭，随即与教民扑上去拳打脚踢，小孩疼得在地上乱滚。恰逢阮德树挑货路过，见状大声喝止。传教士轻蔑地一瞥，反而下手更重。阮德树大怒，抽出扁担拦腰扫击。教士、教民侧身躲过，接着拼尽全力，前后夹攻阮德树。他二人哪里是对手，不一会儿便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伏在马背上落荒而逃。德树也不追赶，扶起小孩后，径自上路送货去了。

洋教士和教民岂肯善罢干休，便威逼县衙办阮德树个“匪盗”之

罪。知县石振埏惧怕洋人势力，不辨青红皂白，即刻派出兵丁至陶家河拘捕阮德树到案，德树送货外出未归，便将其在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的19岁的三弟阮德润锁拿下狱。

德树归家闻知，怒火中烧，便与谋士周大川计议，邀集九公坛义士数十人，安徽武功高手12人，于傍晚带上一门土炮、两枝土枪及大刀、长矛，自南岳庵出发，直奔英山县城。半夜时分到达县城东门外蔡家铺，义士们将几十只盛了煤油和梓油的泥壶口点燃，远远望去，随风摇曳的火苗仿佛在向县城移动。随即又鸣枪放炮，“杀”声震耳，城楼值岗的清兵不知就里，以为来了溃兵，慌忙弃城而逃。

阮德树率众闯入城内，立即兵分两路：一路冲入监狱，砸开所有号房，救出阮德润，放走全部囚犯；一路冲进县署大堂，将知县的公案和写有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的虎头牌全砸个粉碎。在后堂正搂着小妾沉睡的知县石振埏在梦中惊醒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仓惶逃命。

两支队伍按约定时间在东门集合，乘着夜色抄北风岭小道往杨柳湾进发，行至东汤河，安徽12名武功高手料定官府会很快地纠集反扑而已方毕竟势寡力单，便劝说阮德树等回去安徽入伙，暂避其锋。阮德树坚定地说：“我等要一鼓作气，荡平杨柳湾、占家河天主教堂，亲手宰了那些洋鬼子，方解心头之恨！”安徽义士不便强求，遂与之分手。

九公坛义士到达杨柳湾，已是后半夜了。教堂大门紧闭，义士们找来一根丈余长的粗檩木，合力撞开大门，进内才发现已是空堂一座，到处搜寻哪有半个人影。于是便将煤油泼在木器和门窗上，点燃火，意大利传教士苦心孤诣经营数载的杨

没有大胆的猜测就作不出伟大的发现。

——牛顿

《湖北档案》编辑部：

贵刊今年第九期登载的刘宏同志《〈一捧雪〉·〈金瓶梅〉·麻城》一文，所叙《一捧雪》故事内容有误。《一捧雪》传奇是明末清初剧作家李玉的代表作，载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其剧情梗概为：明代嘉靖年间，前宰相之子莫怀古家藏一只玉杯，名曰“一捧雪”，是莫家九世传家之宝。莫的门客汤勤为讨好当朝宰相严嵩之子严世蕃，献计谋夺莫家玉杯。莫怀古请高手按“一捧雪”式样仿制了一只，送入严府。后事情败露，遭严府家人追杀，莫怀古携玉杯逃往蓟州戚继光处避难，途中被严府家人擒获押入戚继光帅府。严世蕃以“盗窃太常神器”的罪名，命戚继光处死莫怀古。莫在戚继光的救护下，数次死里逃生，其间莫的仆人莫成为主替死，莫的侍妾雷艳设计刺死汤勤，亦自杀身亡。后几经周折，莫怀古终获昭雪。故事的结局是：严世蕃被朝廷斩首，严嵩被发往养济院收管；莫怀古与夫人符氏、儿子莫昊团聚，戚继光亦将代为保管的“一捧雪”玉杯交还故主。全剧的戏剧冲突以一只玉杯贯穿始终，情节曲折复杂，后世根据《一捧雪》改编的其它剧目，如京剧《莫成替主》、《审头刺汤》和豫剧《温凉盖》等，故事情节与上述大同小异。

《一捧雪》系作者综合多种素材提炼创作而成，如明代张汉儒弹劾钱谦益“谋取顾大章家羊脂白玉杯，著名“一捧雪”。李玉创作剧本时借用了这一杯名。刘宏同志文中所叙王抒因《清明上河图》被严氏父子陷害，王世贞写《金瓶梅》为父报仇的故事，源出《万历野获编》、《消夏闲记》等明清两朝野史笔记，《一捧雪》亦借鉴了其中某些情节。因此，王抒“因画致祸”的故事只是《一捧雪》的原始素材之一，而不是《一捧雪》的剧情内容。

此外，刘宏同志文中称刘天和系刘承禧祖父，亦误。据清代乾隆、光绪二种《麻城县志》，刘承禧祖父名刘灏，父亲名刘守有，即文中所称“刘金吾”（“金吾”乃其官职），刘天和实系刘承禧曾祖父。另据王世贞《金州山人续稿·徐公行状》，刘承禧是明代嘉靖朝内閣首辅徐阶的曾孙女婿，刘宏同志文中所称“徐文贞”实为徐阶，“文贞”非其名字，而是其死后皇帝所赐谥号。

此致

编安

钟祥读者 何如

2000年10月14日

柳湾天主教堂在一片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。

天明后，清兵旗营何都统率部尾随追击，趁九公坛义士们疲极熟睡时突施包围，阮德树等仓促应战，寡不能敌，部众便乱了阵脚，各自四散奔逃。阮德树、阮德润兄弟俩穿过小巷跑进一块水田里，阮德树忙将揣在怀里的九公坛成员名册踩入泥水，这时清兵团团团围上，兄弟二人奋力拼杀，终因长途奔波，彻夜未眠，精力不支而被砍倒在水田里。待清兵从泥水中捞出九公坛名册时，字迹被浸泡发胀，一团模糊无法辨认。何都统恼怒至极，便命将阮氏兄弟的尸体拖上河坪，割下首级，装入木笼，悬在树上示众3日。

清兵继续追至陶家河，抄没了阮家全部田产，为了斩草除根，他们又杀害了阮德树的四弟和五弟，可怜幼弟德馨尚不满12岁。幸二弟德品长年不在家故侥幸逃脱厄运。阮母杨氏被迫流落在外讨米，后客死异乡。清兵在陶家河又搜捕出九公坛义士数人，3日后连同浸泡在石灰水中的德树、德润首级解送县衙邀功请赏，被俘的九公坛义士也惨遭杀害。

杨柳湾天主教堂被焚和阮德树劫狱砸公堂一案震动了朝廷，意大利驻北京领事馆照会满清政府，清廷便命安徽（时英山县隶属安徽管辖，1932年11月改划湖北）安庆道台何家聪亲赴杨柳湾进行勘合协商理赔。意大利传教士态度倨傲，索要偿银19万两，何道台初允3万两，传教士嫌太少，复又加1万两，传教士仍纠缠不休。由于相悬过钜屡议无成，拖至民国三年，六安、霍山又发生两所洋教堂、三所华式分堂相继被白朗农民起义军焚抢，法国传教士翼凤鸣被杀的事件，法国主教拟并杨柳湾前教案要求索偿银25万两。经安徽巡按使倪嗣冲、安徽财政厅长龚心湛与安庆天主堂总理荣福多次交涉，最终以9万元大洋全结此案。

阮德树等殉难后，杨柳湾众商户及百姓自动筹款在关帝庙后埋葬了阮氏四兄弟的尸体，每逢清明节来坟前祭奠的人络绎不绝。民间艺人将阮德树火烧洋教堂、劫牢狱、砸公堂的事迹编成采茶戏，名曰《打三堂》，百年来在城乡广为传唱。

责任编辑/汪建先